

閩侯陳遵統編

宋明愛國之學

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一月出版

序

吾華立國，五千餘年。揆其所以能有悠久之歷史，而成爲泱泱之大國者，不在乎土地之廣，人民之衆，物產之富，而在乎民族固有之氣節。是氣也，是節也，至大至剛，不屈不撓，擴而充之，則愛其國有甚於其身若家者，故其發爲詩歌文辭，莫不激昂慷慨，滂沛磅礴，信可以警風雨而泣鬼神，起懦夫而振庸愚也。是以每當異族入宰中華之時，均有轟轟烈烈，可歌可泣之事蹟，匪特有轟轟烈烈，可歌可泣之事蹟，抑且有轟轟烈烈，可歌可泣之文章。譬之登高一呼，衆山皆應，喚國魂而扶國運，將於是乎賴，厥功不亦偉與？

嘗稽我國愛國文學，遠之，如車攻六月之詩，燕然勒石之銘；邇之，如太平天國驅除韃虜，還我河山之篇。斯文也，焜耀於霄壤間，洵足以寒胡虜之膽，褫胡虜之魄而揚我國威也。

抑吾國外患，以宋明兩代爲最烈，因之愛國文學之作，亦特盛焉。宋受遼金元之蹂躪，於是

宗張韓岳以儒將爲激越之音。胡李劉文以志士發慷慨之調。明受愛新覺羅及海寇之荼毒，於是俞熊孫袁寓愛國於比興；于張高戚寄敵愾於文章。終於吾華拔元清之幟而樹漢幟，此則不能不歸功於曩哲鼓吹之努力也。

吾師 陳易園夫子有見於此，爰就前所編中國民族文學講話中，取宋明兩代之愛國文學裒成一冊，另付剞劂，蓋以宋明兩代爲愛國文學之全盛時期，而卷帙既簡，易於瀏覽也。刪繁就簡，煞費苦心，閱者可以覘吾師之滿腔熱血矣！

今者外患日迫，國步艱難，勝算能操，不在乎有形之器械，而在乎無形之壁壘。壁壘維何？國民精神是也。國民精神於何寄託？寄託於愛國文學；國民精神於何表現？表現於愛國文學；則茲編信救亡之針砭也！

瀚學淺，焉敢贊一辭？顧以既承吾師之屬，又以茲編可以增強抗戰之精神與力量，敢援顧寧人匹夫有責之義，引申吾師述作之旨如此。中華民國二十七年，十二月二十六日，門人梁孝瀚謹序。

宋明兩代之愛國文學

陳易園

今歲春間，有中國民族文學講話之輯，積四閱月而書成。以卷帙繁重，殺青尙需時日。而同好索閱者，多謂外侮日亟，急宜感發國民之愛國心；凡此激昂慷慨之愛國文學，先民之精神於是乎寄，後賢之意志由斯而興；積果成因，即因種果，國之復興，皆有賴焉。爰擇歷史上宋明兩代愛國文學作品中之尤足壯我民族固有精神，尤足奮我國人愛國意志者，敘而論之；以作非常時期中，建國抗敵之一助云爾。民國二十七年雙十節陳易園記。

吾國歷史上，外侮最甚，被禍最大者，莫如宋明兩代。而轟轟烈烈之愛國文學作品，層見迭出，足以起民志而振國魂，作異日復興之基礎者，亦莫如宋明兩代。斯文天祥所謂「時窮節乃見，一一垂丹青」者也。顧論者每喜道國運昌隆時之鋪張文學，謂足宏我國威，而抑知國步艱難時之壯烈文學，尤足養我民氣也。茲篇所採，置前者而重後者，此物此志也。蓋觀於明祖中興，洪

楊革命，與夫

孫總理之建立民國，窮原知變，可以識宋明兩代愛國文學之所感應者深矣！

宋自開國以來，已有遼患。歧溝挫折，國論頓更，却敵澶淵，猶譏孤注。從茲而後，壹意主和，遼夏交乘，坐糜歲幣。王安石實行保甲，意在易雇兵，而全國皆兵，以紓二邊之禍。然當時正人君子無不反其所爲。種諤戰勝夏人，爲中國大張國威。呂公弼猶責其開邊生事，風氣從可知已！茲錄王珪一詩如下，倘所謂空谷足音也耶？

「神兵十萬忽乘秋，西磧妖氛一夕收。匹馬不嘶榆塞外，長城自起玉關頭。君王別繪凌烟閣，將帥今輕定遠侯。莫道無人能救國，紅旗行去取涼州。」（王珪聞種諤米脂川大捷）

洎夫北宋末年，金兵南下，主戰守者，獨李綱一人。金兵退矣，而論者猶主割地議和，非黜斥李綱不止，卒之二帝北行，汴京不守。高宗南渡，再起李綱，甫七十餘日，羣小又排之而去。以故朱熹有言：「使公之言用於宣和之初，則都城必無圍迫之憂；用於靖康，則宗國必無顛覆之禍；用於建炎，則中原必不至於淪陷；用於紹興，則旋軫舊京，汛掃陵廟，以復祖宗之土宇，而卒報不共戴天之讐，其已久矣！」（朱熹梁溪集序）蓋綱之用舍，繫宋存亡。熹言，洵篤論也。綱詩，文皆雅健，詞亦清暢。其上高宗請立志以成中興之功劄子，以摧敗金虜爲不難，而惟以高宗不能立志爲病；此正如諸葛亮出師表不以北伐爲憂，而惟以後主親昵小人爲懼也。文中最痛切之語如下：

『臣願陛下，益廣聖志，擴而充之，與神爲謀，日新其德。勿以去冬驟勝而自怠，勿以目前粗定而自安。凡可以致中興之治者，無不爲；凡可以害中興之功者，無不去。有所規畫措置，必以天下爲度；必以施於長久，可傳於後世爲法；則中興不難致矣。夫中興於用兵止是一事，要以修政事，信賞刑，明是非，別邪正，招徠人材，鼓作士氣，愛惜民力，順導衆心爲先；數者既備，則士奮於朝，農安於野，穀粟充盈，財用不匱，將帥輯睦，士卒樂戰，用兵豈有不勝者哉？』

次則論使事劄子言之剴切，亦關繫興亡之文；惜乎高宗之始終不寤也！是時綱已被屏居外，而王倫與虜使偕來，以詔諭江南爲名。胡銓以小臣上疏，請斬王倫秦檜孫近等。綱則痛責高宗而寬檜等，則大臣之言也。全文凡三千餘言，茲錄其最精切者如下：

『臣竊見朝廷遣王倫使金國，奉迎梓宮，往返屢矣！今者倫之歸，與虜使偕，乃以詔諭江南爲名，四方傳聞，無不駭愕。何者？兩國通使，講好息兵，以禮爲先，自敵以上，無所不用其至

，禮之經也。今乃不著國號，而曰江南；不曰通問，而曰詔諭；此何禮也？宋有天下幾二百年，祖功宗德，以聖繼聖，聲教溢於四表；炎運中微，夷狄亂常，馴至靖康之變，國祚幾絕；賴陛下總帥大河之北，入繼大統，羣臣推戴，克受天命；履大寶，臨萬邦，爲神民萬物之主，一紀於茲矣！敵人遣使，乃敢命名如此，自古夷狄陵侮中國未有若斯之甚者！原其所自，皆吾謀慮弗臧，不能自治自強；偷安朝夕，無久遠之計，羣臣誤陛下之所致也！（下畧）

（上畧）且倫使事，初以奉迎梓宮爲指；而虜使之來，乃以詔諭江南爲名；循名責實，已自乖戾；則其所以罔朝廷，而生後患者，不待詰而可知！臣在遠方雖不足以知其曲折；然以愚料之，虜爲此名以遣，其邀求大略有五：必降詔書，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，一也。必有赦文，欲朝廷宣布頒示郡縣，二也。必立約束，欲陛下奉藩稱臣，稟其號令，三也。必求歲賂，廣其數目，使我坐困，四也。必求割地，以江爲界，淮南荆襄四川盡欲得之，五也。此五者，朝廷從其一，則大事去矣！天子之令曰詔，臣下則以稟令受詔爲事；倘屈體降禮，權時之宜，以聽其詔令，則君臣之分定矣。君臣尊卑，如天地相遠；降尊就卑，以天爲地，可乎？其不可者，一也。天子之恩曰赦，臣民則以遇赦受恩爲幸；倘朝廷宣布頒示郡縣，則天下知朝廷之勢去，士民之心離矣，其不可者，二也。履至尊以制六合，曰天子；謹制度以爲諸侯，曰藩臣；天子出命者也；藩臣稟命者也；倘奉藩稱臣，稟其號令，則事不在我，國之勢傾矣！其不可者，三也。朝廷全盛之時，歲賂金人百五十萬，猶不能給，遂至敗盟。今日保據東南，財用鮮少，又有養兵之費，日益窘迫，而欲增賂以求全，蓋亦難矣！其不可者，四也。淮南荆襄，江浙之屏蔽也；四川天下之上流也；不能措置屏蔽，保有上流，資天險，結人心，以爲固；而欲割要害之地，棄民以求安，必無之理。

其不可者，五也！金人變詐不測，貪婪無厭，縱使聽其詔令，奉藩稱臣，其志猶未已也。必繼有號召；或使親迎梓宮；或使單車入覲；或使移易將相；或使改革政事；或竭取賦稅；或脞削士卒；從之，則無有既極；一不從，則前功盡廢，反爲兵端；以謂權時之宜，聽其邀求，可以無後悔者，非愚則誣也！使國家之勢單弱，果不足以自振，不得已而爲此，固亦無可奈何！今士卒之廣，猶半天下，臣民之心，載宋不忘，與有識者謀之，尙足以有爲。豈可忘祖宗之大業，生靈之屬望，弗慮弗圖，遽自屈服，祈哀乞憐，冀延旦暮之命哉？（下略）

（上畧）且立大事，建大功者，必以作士氣，得人心爲先；而號令賞罰者，其具也。人心、士氣，在今日雖已不及建炎之初，然審號令，明賞罰，以振起之，尙可爲我用。陛下一受制於強敵，號令賞罰，皆不由於已出；士氣日索，人心日離；將士益桀驁，而不可馭；民庶益泮渙，而不可蓄；威令一去，如神龍之失水，爲螻蟻所困，後雖悔之，噬臍何及？此臣所以夙夜痛憤而寒心也！（下略）

綱旣不用，屏居閩嶠。其關懷國事，時流露於字裏行間。茲錄其二三，如下。後之覽者，亦當感憤奮發，而不能自己也！

『出擁彫戈入袞衣；江城重詠我公歸。手扶日月還黃道，足履星辰上紫微。己集羣英熙帝載，好施長策復邦畿。海濱病叟無他望，側耳天聲暢國威！』（奉寄呂丞相元直二首之一）

『胡騎當年犯帝關，腐儒謬使護諸軍。尙方寶劍頻膺賜，御府戎衣幸見分。丈八蛇矛金縷箭，團圞獸盾繪成文。山林衰病渾無用，持贈君侯立大勳。』（以舊賜戰袍等贈韓少師二首之一）

『秋色方濃，好天涼夜，風雨初霽，缺月如鉤，微雲半掩，的皪星河碎，爽來軒戶，涼生枕

簾，夜永悄然無寐。起徘徊，憑闌凝竚，片時萬情千意。江湖倦客，年來衰病，坐歎歲華空逝。

往事成塵，新愁似鎖，誰是知心底？五陵蕭瑟，中原杳杳，但有滿襟清淚。對闌缸，呼童取酒，且圖徑醉。」（秋夜有感調寄永遇樂）

宗澤張所傅亮岳飛韓世忠皆李綱所薦之人；使高宗始終用此數人，與李綱戮力同心，以圖恢復，則直擣黃龍固自易易。乃宗澤當二帝北狩之後，力守汴京，謀復河北，而回鑾之請，先後二十四次，終爲黃潛善汪伯彥所厄，疽發背死。張所等四人亦皆用而不終，恢復之功，終不可就，痛哉！彼宗澤者，臨死猶呼『渡河』，知其蘊恨深矣！茲錄宗澤詩一篇，如下。此詩澤自署其題云：「道逢散遣之卒，云講和退師無所用之矣，輒以二十六句道胸臆。」則指斥主和派之作也。

『翁擁麾幢我爲兒，剽聞竊睹皆戎機。其中襲擊不容瞬，馳行電掣猶逶迤。戎人長驅越大河，天下震驚觀闕危；肉食之謀殊未臧，我憤切骨其誰知？慨然奏疏金馬門，力陳盟賂損國威。嚴尤下策尤可笑，晁錯上書亦奚爲？道路荆棘初剪除，花如步障吾東之。八年門戶尺蠖屈，一旦渡關匹馬馳。行行側身聽戎捷，忽聞募士詔遣歸。濃書大墨榜教詔。曰：「敵悔過今退師」。羽檄向來召貔虎，乃詠出車歌扶杜。囊兵銷刃兵猶怒，却把鋤犂農鼓舞。君王神武今藝祖，爾賊不歸汗我斧！』

岳飛文如其人，詩詞亦挾有浩然之氣。其力爭和議之疏，與李綱胡銓之疏，同時鼎足；民族精神，於今爲烈矣。飛疏中最沈摯者，爲「願定謀於全勝，期收地於兩河；唾手燕雲，終欲復讎而報國；誓心天地，尙令稽首以稱藩？」數語；眞血淚交迸之文。至其滿江紅詞，膾炙人口，又無論矣。茲錄其滿江紅外之詩數首，如下：

『立馬林岡豁戰眸，陣雲開處一溪流！機春水泚猶傳晉！黍秀宮庭孰憫周？南服只今殲小醜，北轅何日返神州？誓將七尺酬明聖，怒指天涯淚不收！』（題驛馬岡）

『秋風江上駐王師，暫向雲山驛翠微。忠義必期清塞水，功名直欲鎮邊圉。山林嘯聚何勞取？沙漠羣兇定破機！行復三關迎二聖，金酋席捲盡禽歸。』（題翠巖寺）

『號令風霆迅，天聲動北陲！長驅渡河洛，直擣向燕幽！馬喋閼氏血，旗臯可汗頭。歸來報明主，恢復舊神州！』（送紫巖張先生北伐）

『南渡已三紀，衣冠今幾存？傷心失故老，回首望中原。去國權臣力，全軀聖主恩。致君堯舜日，衷意託空言。』（誄適齋先生）

『膽氣堂堂貫斗牛，誓將真節報君仇！斬除元惡還車駕，不問登壇萬戶侯。』（馳兵新淦題伏魔寺壁）

胡銓之文，朱熹所推服也。而朱熹之詩又爲胡銓所嘉賞。銓嘗以詩入薦熹於朝，而朱氏語錄云「時文之變已極，日趨於弱，日趨於巧小，將士人這些志氣都消削得盡。只是宣和末年，三舍法纔罷，學舍中無限好人才，如胡邦衡（銓字邦衡）之類，是甚麼樣有氣魄？做出那文字是甚豪壯！及紹興渡江之初，那時士人所做文字極粗，更無委曲柔弱之態，所以亦養得氣字，只看今是多少衰氣？」由斯而觀，可知文章與國勢之關繫；而胡銓文章之價格亦可識矣。銓請斬王倫秦檜孫近等疏金人購其稿千金。其結末「臣備員樞屬，義不與檜等共戴天。區區之心，願斬三人頭，竿之臺街；然後羈留虜使，責以無禮，徐與問罪之師；則三軍之士，不戰而氣自倍。不然，臣有赴東海而死耳！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？」數語，尤足伸民族之正氣。以此疏爲膾炙人口之作，

故置弗錄。而錄張元幹送別之詞。元幹福建長樂人。既爲詞以送胡銓，復以一詞寄李綱。遂爲秦檜所惡，因是謫官焉。

『夢繞神州路，悵秋風連營畫角，故宮離黍。底事崑崙傾砥柱；九地黃流亂注？聚萬落千村狐兔。天意從來高難問，況人情易老悲如許！更南浦送君去！涼生岸柳銷殘暑，耿斜河，疏星淡月，斷雲微度。萬里江天知何處！回首對牀夜語。雁不到，書成誰與？目盡青天懷今古，肯兒曹恩怨相爾汝？舉大白，唱金縷。』張元幹送胡邦衡謫新州調寄金縷曲。

南北宋之交，痛心和議，眷念前朝者，所在多有；民氣之盛，轉有過於北宋初年。蓋吾民族酷嗜和平，而又力持正義，故太平無事之時，其氣泯然，不易窺見；一有外侮之乘，則慷慨奮發，爲正義而戰，爲正義而死，百折不回，前仆後繼，民族氣節，於茲悉顯矣！茲錄此時期中，愛國文學作品之尤優者，如下：

『雁起平沙晚角哀，北風回首恨難裁。淮山已隔胡塵斷，汴水猶穿故苑來！紫色橈聲真倔強，翠華龍袞暫徘徊。廟堂此日無遺策，可是憂時獨草萊！』劉子翬北風。

『風急胡塵暗九州，岸巾長嘯一登樓。故園却憶桐孫在，薄宦端爲荔子留。湖集以南兵尙鬪，犬戎不死禍難休。似聞推轂皆飛將，盍有清談謝傳流。』劉子翬偶書。

『雙鑾北狩淹歸轂，寂寞梁園春草綠。猶傳故老守孤城，官軍不到黃河曲。連雲樓櫓已灰燼，更倚窗扉防箭鏃。招兵太半出羣盜，鏐襦蒙衣屢翻覆。前宗後社力誅鉏，白刃如霜挂人肉。州橋燈火夜無光，夾道狐狸晝相逐。往時汴泗絕行舟，市糶十千滿塵斛。衣冠避胡多在南，胡馬却食江南粟。謀臣武士力俱困，海角飄搖轉黃屋。盤庚五遷方擇利，昆陽一戰何當卜。寧聞犬豕亂

中華，漢祚承天終必復。夕烽明處望千門，孤臣祇欲吞聲哭。『劉子翬望京謠』

『草邊飛騎如烟滅，拉獸摧斑食其血。此時疾首念變興：玉體能勝飢渴無？危城屑麴驚雲擾，簠簋無光天座杳。舊戈儻未雪深讎，我食雖甘何忍飽！』（劉子翬四首之一）

黃河鑿鑿冰成路，人語寒空氣成霧。此時泣血念變興：玉體能勝凜冽無？倉皇天步蒙塵去，晝夜飄零傷歲暮。飛書儻未伐姦謀，我服雖華何忍御！（全上之二）

平沙月轉旌旗影，擐甲爲衾戈作枕。此時飲恨念變興：玉體能勝暴露無？問安使者空相繼，清蹕不回宮殿閉。請纓儻未縛曾渠，我楊雖安何忍寐！（全上之三）

漁陽登鼓風沙戰，潑水淋漓舞胡旋。此時太息念變興：玉體能勝寂寞無？六宮遭亂多奔迸，不復梨園歌舞盛。著鞭儻未蹂龍庭，我瑟雖調何忍聽！（全上之四）

劉子翬福建崇安人，世稱屏山先生，朱熹之師也。父鞏，奉使金營，不屈而死。子翬乃其少子。長兄子羽與同縣吳玠力拒金人於川陝間，爲國家西陲保障，子翬道德學術，文章，皆出時流右。北風偶書斥主和派之誤國也。望京謠所以寄黍離麥秀之思；四不忍所以抒嘗膽臥薪之志；外此如汴京紀事等，名作甚多，不能遍舉也。

『長淮望斷，關塞莽然平。征塵暗，風霜勁，悄邊聲，黯消凝。追想當年事，殆天授，非人力；洙泗上，絃歌地，亦殫腥！隔水氈鄉，落日牛羊下，甌脫縱橫。看名王宵獵，騎火一川明。笳鼓悲鳴，遣人驚。念腰間箭，匣中劍，空埃蠹，竟何成。時易失，心徒壯，歲將零！渺神京，千羽，方懷遠！靜烽燧，且休兵。冠蓋使，紛馳騖，若爲情。聞道中原遺老，常南望翠葆霓旌。使行人到此，忠憤氣填膺！有淚如傾！』（張孝祥六州歌頭）

張孝祥官建康留守時，嘗宴魏公張浚，賦此詞歌之，浚爲之罷席而入。蓋二人均不附和議者。浚生平尤力主北伐，此詞激昂慷慨，使聆者懷然而悲，慨然而奮，況於如浚者乎？

『記神京，繁華地，舊遊蹤。正御溝春水溶溶，平康巷陌，繡鞍金勒，躍青驄。解衣沽酒，醉絃管，柳綠花紅。到如今，餘霜鬢，嗟前事，夢魂中。但寒烟，滿目飛蓬。雕欄玉砌，空餘三十六離宮。寒笳驚起暮天雁，寂寞東風。』（曾觀庚寅春奉使過京師調寄金人奉露盤）

『驛路侵斜月，溪橋渡曉霜；短籬殘菊一枝黃。正是亂山深處過重陽。旅枕元無夢，寒更每自長；只言江左好風光。不道中原歸思，轉淒涼。』（呂本中旅思調寄南歌子）

曾觀字純甫，蓋東都故老，及見中興之盛者，故語多感慨。如金人捧露盤憶秦娥等曲，淒然有黍離之悲。（用黃昇語）呂本中字居仁，卽集江西宗派詩者，以不主和議，秦檜諷御史劾罷之。南歌子詞，蓋諷世人之「此間樂不思蜀」也。

兩宋爲詞之黃金時代，而南北宋之交，以時勢關係，尤多慷慨激昂之作。故在北宋之初，柔派詞遠過剛派詞，至此時期中，則辛棄疾起而宏蘇軾之風，剛派詞遂雲起泉湧矣。上述之詞，以剛派爲多，足以見文學與時代之連鎖；而我先民之愛國精神亦於茲可識矣。辛棄疾字幼安，號稼軒，歷城人，年甫逾冠，卽從耿京聚兵山東，反抗金國，已而奉表來歸，乃一時之豪傑也。其詞之關於愛國而特爲精工者，錄之如下：

『何處望神州？滿眼風光北固樓。千古興亡多少事？悠悠。不盡長江滾滾流！年少萬兜鍪，坐斷東南戰未休。天下英雄誰敵手？曹劉。生子當如孫仲謀。』（辛棄疾登京口北固亭有懷調寄南鄉子）

『千古江山，英雄無覓孫仲謀處。舞榭歌台，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。斜陽草樹，尋常巷陌，人道寄奴曾住。想當年金戈鐵馬，氣吞萬里如虎。』元嘉草草，封狼居胥意。贏得倉皇北顧。四十三年，望中猶記，燈火揚州路。可堪回首，佛狸祠下，一片神鴉社鼓！憑誰問：「廉頗老矣，尚能飯否？」』（辛棄疾京口北固亭懷古調寄永遇樂）

『渡江天馬西來，幾人真是經綸手？長安父老，新亭風景，可憐依舊。夷甫諸人，神州陸沈，幾曾回首？算平戎萬里，功名本是真儒事，君知否？况有文章山斗，對桐陰，滿庭清晝。當年墜地，而今試看風雲奔走。綠野風煙，平泉草木，東山歌酒。待他年整頓乾坤事了，爲先生壽。』（辛棄疾壽韓南澗尚書調寄水龍吟）

『壯歲旌旗擁萬夫。錦鷲突騎渡江初。燕兵夜捉銀胡朶，漢箭朝飛金僕姑。思故事，歎今吾。春風不染白髭鬚。都將萬字平戎策，換得東郊種樹書。』（辛棄疾鷓鴣天）

『醉裏挑燈看劍，夢回吹角連營。八百里分麾下炙，五十絃翻塞外聲。沙場秋點兵。馬作的盧飛快，弓如霹靂弦驚。了却君王天下事；贏得生前身後名。可憐白髮生！』（辛棄疾爲陳同甫賦壯詞以寄之調寄破陣子）

棄疾抱恢復之志與才，而不獲大展，故後兩詞饒有感慨，致可悲也！茲更錄南宋初年及中葉之著名愛國詩詞如下：

『不見南師久，謾說北羣空。當塲隻手，畢竟還我萬夫雄。自笑堂堂漢使，得似洋洋河水，依舊只流東。且復穹廬拜，會向藁街逢。堯之都，舜之壤，禹之封。于中應有一個半個恥臣戎。萬里腥羶如許，千古英靈安在？磅礴幾時通？胡運何須問，赫日自當中。』（陳亮送章德茂大卿）

使虜調寄水調歌頭

『衡山何巍巍？湘流亦湯湯。我公獨何往？劍履在此堂。念昔中興初，孽豎倒冠裳。公時首建義，自此扶三綱。精忠貫宸極，孤憤摩穹蒼。元戎二十萬，一旦先啓行。西征冀梁益，南轅撫江湖。士心既豫附，國威亦張皇。縞素哭新宮，哀聲連萬方。黠虜聞褫魄，經營久徬徨。玉帛驟往來，士馬且伏藏。公謀適不用，拱手遷南荒。白首復來歸，髮短丹心長。拳拳冀感格，汲汲勤修攘。天命竟難讎，人事亦靡常。悠然謝台鼎，騎龍白雲鄉。坐令此空山，名與日月彰。千秋定軍壘，岌巖遙相望。賤子來歲陰，烈風振高岡。下馬九頓首，撫膺淚淋浪。山頽今幾年，志士日慘傷。中原尚腥羶，人類幾豺狼。公還浩無期，嗣德煒有光。恭惟宋社稷，永永垂無疆。』（朱熹拜張魏公墓下）

『我友劍客非常人，袖中青蛇生細鱗。騰空頃刻已千里，手決風雲驚鬼神。荆軻專諸何足數，正書入燕誅逆虜。一身獨報萬國仇，歸告昌陵淚如雨。』（陸游劍客行）

『佩刀一刺山爲開，壯士大呼城爲摧。三軍甲馬不知數，但見動地銀山來。長戈逐虎祁連北，馬前曳來血丹臆。却回射雁鳴綠江，箭飛雁起連雲黑。清泉茂草下程時，野戰飲酒爭淋漓。不學京都貴公子，唾壺塵尾事兒嬉。』（陸游出塞曲）

『會稽八月秋始涼，梧桐葉落覆井床。月明綰樹遶驚鵲，露下溼草啼寒螿。丈夫行年過六十，日月雖短志意長。匣中寶劍作雷吼，神物那得終摧藏。君不見昔時東都宗大尹，義感百萬虎與狼。疾危尙念起擊賊，大呼過河身已僵。（自注宗汝霖垂死尙部勒諸將北伐，忽大呼過河者三，隨即殞絕。）』（陸游感秋）

『今皇神武是周宣，誰賦南征北伐篇。四海一家天曆數，兩河百郡宋山川。諸公尙守和親策，志士虛捐少壯年。京洛雪消春又動，永昌陵上草芊芊。』（陸游感憤）

『正朔今年被百蠻，遙知喜色動天顏。風雷傳號臨春水，貔虎移軍過玉關。博士已成封禪草，單于將就會朝班。孤臣老抱周南憾，壯觀空存夢想間。』（陸游聞虜政衰亂，掃蕩有期喜成口號二首之一）

『白髮蕭蕭臥澤中，祇憑天地鑒孤忠。阨窮蘇武餐氈久，憂憤張巡嚼齒空。細雨春蕪上林苑，頽垣夜月洛陽宮。壯心未與年俱老，（按放翁作此詩時年七十三）死去猶能作鬼雄。』（陸游書憤二首之一）

『一事無成老已成，不堪歲月又崢嶸。愁生新雁寒初下，睡起殘燈曉尙明。天地何由容醜虜，功名正恐屬書生。行年七十初心在，偶展輿圖淚自傾。』（陸游九月二十八日五鼓起坐抽架上書得九域志泫然有感）

『早歲那知世事艱，中原北望氣如山。樓船夜雪瓜洲渡，鐵馬秋風大散關。塞上長城空自許，鏡中衰鬢已先斑。出師一表真名世，千載誰堪伯仲間。』（陸游書憤）

『買酒村場半夜歸，西山落月照柴扉。劉琨死後無奇士，獨聽荒雞淚滿衣。』（陸游夜歸偶懷故人獨孤景略）

『諸公可歎善謀身，誤國當時豈一秦。不望夷吾出江左，新亭對泣亦無人。』（陸游追感往事）

『死去元知萬事空，但悲不見九州同。王師北定中原日，家祭無忘告乃翁。』（陸游臨終口占示兒）

『緩轡西風，歎三宿遲遲行客。桑梓外，鋤耨漸入，柳坊花陌。雙闕遠騰龍鳳彩，九門空鎖鴛鴦翼。更無人撼笛傍宮牆，苔花碧。天相漢，民懷國，天厭虜，臣離德。趁建瓴一舉，再收驚極。老子豈無經世術？詩人不預平戎策。辦一襟風月看昇平，吟春色。』史達祖九月廿一日出京懷古調寄滿江紅

『北望神州路，試平章這場公案，向誰分付？記得太行兵百萬，曾入宗爺駕御。今把作握蛇騎馬，君去東京豪傑喜，看投戈下拜真吾父。談笑裏定齊魯。兩淮蕭索惟狐兔，問當年祖生去後，有人來否？多少新亭揮淚客，不夢中原塊土，這事業須由人做。堪笑書生心膽怯，向車中閉置如新婦。空目送塞鴻去。』劉克莊送陳子華赴真州調寄金縷曲

以上諸作家皆不附和議，志存恢復者。而陸游爲南宋唯一詩人，且爲唯一之愛國詩人，年八十五始卒。彼之集中十八九皆挾愛國之語！故感人之作爲獨多。以其作品之價格言，固與辛棄疾之詞相伯仲也。史達祖曾作韓侂冑幕客，然因其力贊北伐之舉，故亦能爲豪語，事雖無成，志固足取。爰並列於愛國詞人焉。

殿有宋一代之局者，實爲文天祥。天祥當臨安陷後，奉二王轉戰閩粵。兵敗被虜，囚燕四年。元人許以宰相，不屈而死，真民族之英雄也。其在燕京獄中，有正氣歌一首，不但膾炙國人之口，日本人亦喜誦之。如靖獻遺言（日本人輯吾國忠義之士所作詩歌之書）所錄者，固多此類文字也。茲錄正氣歌序如下：

『予囚北庭，坐一土室，室廣八尺，深可四尋，單扉低小，白間短窄，汗下而幽暗，當此夏日，諸氣萃然，雨潦四集，浮動床几，時則爲水氣。塗泥半朝，蒸滷歷瀾，時則爲土氣。乍晴暴

熱，風道四塞，時則爲日氣。簷陰新爨，助長炎虐，時則爲火氣。倉廩寄頓，陣陣逼人，時則爲米氣。駢肩雜遝，腥臊汗垢，時則爲人氣。或圍溷積臭暴屍，或腐鼠惡氣雜出，時則爲穢氣。疊是數氣，當之者鮮不爲厲。而予以孱弱俯仰其間，于茲二年矣！審如是，殆有養致然爾。然亦安知所養何哉？孟子曰：「吾善養吾浩然之氣。」彼氣有七，吾氣有一，以一敵七，吾何患焉？况「浩然」者乃天地之正氣也。作正氣歌一首。『文天祥正氣歌序』

文山此詩人人能說，故畧而不載，而錄其衣帶贊及他之詩詞如下：

『平原太守顏真卿，長安天子不知名。一朝漁陽動鼙鼓，大河以北無堅城。公家兄弟奮戈起，一十七郡連夏盟。賊聞失色分兵還，不敢長驅入咸京。明皇父子得西狩，由是靈武起義兵。唐家再造李郭力，若論牽制公威靈。哀哉常山慘鉤舌，心歸朝廷氣不慚。崎嶇坎坷不得志，出入四朝老忠節。當年幸脫安祿山，白首竟陷李希烈。希烈安能遽殺公？宰相盧杞欺日月。亂臣賊子歸何處，茫茫煙草中原土。公死於今六百年，忠精赫赫雷當天。』（文天祥過平原作）

『辛苦遭逢起一經，干戈落落四周星。山河破碎風飄絮，身世浮沈雨打萍。惶恐灘頭說惶恐，零丁洋裏歎零丁。人生自古誰無死？留取丹心照汗青！』（文天祥過零丁洋）

『北征垂半年，依依只南土。今晨渡淮河，始覺非故宇。江鄉已無家，三年一羈旅。龍翔在何方？乃我妻子所。昔也無奈何，忽已置念慮。今行日已近，使我淚如雨。我爲綱常謀，有身不得顧。妻分莫望夫，子分莫望父。天長與地久，此恨極千古。來生業緣在，骨肉當如故。』（文天祥過淮河宿關石有感）

『寶藏如山席六宗，樓船千疊水晶宮。吳兒進退尋常事，漢氏存亡頃刻中。諸老丹心付流水